

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

【澳】友友 著

她看见了两个 月亮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

金钟鸣

主编

她看见了两个月亮

〔澳〕友友

著

燕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I 11/14



0254118

她看见了两个月亮

TAKANJIANLIAOLIANGGEYUELIANG

〔澳〕友友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鄂俊大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10 000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8 000册 定价：14.40元

目 录

小梦涅槃	(1)
恍兮惚兮	(41)
河潮	(59)
婚戏	(90)
镜子里的父亲	(109)
抛锚	(135)
无人知晓	(153)
她看见了两个月亮	(175)
从前有座山	(202)
朱太太的一天	(220)
痴人说梦	(230)
馅饼西施	(238)
尖叫的木头 (梦系列)	(244)
茴香饺子	(251)
聋子	(262)
过错了日子	(265)
流	(268)

目 录

回信——给苏珊.....	(270)
乱.....	(273)
雨.....	(276)
疼.....	(278)
紫.....	(280)
海.....	(282)
后记.....	(285)

小梦涅槃

小梦告诉我诉苦是人类最坏的品质之一。

她年纪不大，经验丰富，看透人生。有一次，她对我说，当你开始向人诉苦，人家就开始从骨头缝里瞧不起你。表面上假装同情你，其实早在心里暗暗嘲笑你，三次以后人家就会对你不耐烦，寻找机会贬低你，本来的你，位置在这儿，她用左手比画了一下，在她的脑门以上，等你一诉苦，她的左手随着她的腔调一下子滑到肚脐眼以下。人类的同情心是极其有限的，它是一种既脆弱又无奈的东西，不要轻易使用它，要不然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小梦用她那双近乎于孩子的瞳仁盯着我：记住，千万别向任何人诉苦，我说的是大实话，如果实在受不了宁肯去死，也别向人诉苦，那样才倍受尊敬，等你死了，人们会想起你一千一万个好来，觉得你是值得受人尊敬的。

我摇摇头：“用死来做为不诉苦的代价，未免太昂贵了吧！”

小梦也摇摇头：“那是值得的，是一种价值。”小梦信誓旦旦说。

我很奇怪，小梦这种人也会谈价值？在我认识她的几年中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玩世不恭，耻笑信仰，耻笑责任感，有几次她批判我的心态不对，什么事都提到责任感，好象全人类的

使命都肩负在我一人身上，既然具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什么不首先对自己负责任？她有一种奇怪的理论：人得首先爱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爱自己的人是不会去爱别人的。当然不能自恋，那显然也是变态。她又补充道。

她的奇谈怪论真是让我反感透顶。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要有忘我精神，怎么成了只爱自己？她还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百分之百的宣扬个人主义，必须加以批判。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概念，是与我所受的教育背道而驰。我很听不惯这种论调，我懒得跟她辩论，她的伶牙俐齿让我望尘莫及，只好让她大放一通獗词。

“为了不自杀，我争取不诉苦。”她嘻皮笑脸地看着我。

我怕她继续纠缠我没完没了，所以没接她的话茬。她在我的眼里差不多是个孩子，说孩子有点过份了，她只比我小半打。但是我感到我们是明显的两代人的差距，我不乐意使用“代沟”这个字眼，都让人用烂了。我们之间有许多观念上的差异，对事物的看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比如说：父母养育子女，她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他们不乐意，干嘛寻欢作乐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还不乐意来呢！如果他们把我生下来他们就有义务抚养我，总不能让我刚一生下来就自己养活自己，那不成了小妖怪。我最烦我爹妈来不来就提醒我：白把你养活这么大。好象我生来就欠着他们的，和着我长大就是为了还债的？他们越这样提醒我，我就越逆反心理，我告诉自己，我谁也不欠。报答是一件心甘情愿的事，天天提醒儿女要报答，增加心理负担，往往事倍功半。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儿女不孝，只有产生内疚自责，事情才会有转机。我这辈子不想当娘，省得老觉得谁欠着我的，惦记着让人还情。你哪，打算让谁还你的情？

她那张长得很精致的小脸笑得很整齐。我很难把这番话与那张精致的小脸联系在一起，它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冷酷和无情，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自私和理智。

在一个下大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开始认真考虑小梦这番话：要不要作母亲？我结婚八年有余，每月月经来潮对我都是一次内心庆典，侥幸自己又一次逃之夭夭，同时又是一次小小失落，暗自沮丧又一次失去做母亲的权力。两种感情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弄得我有时心情压抑情绪低落，有时又觉得自己十分现代信心百倍，希望自己象一个知识妇女，不被家庭琐事所累，象个女强人拳打脚踢立于不败之地。不但经济独立，感情上也绝不要男人“喂着”，精神独立才是彻底的独立。有时又巴不得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生下一窝小崽子，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农家妇女一心一意伺候丈夫拉扯一群孩子，我觉得那样也挺幸福。

关于幸福，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就象美没有标准。西方人喜欢小鼻子小眼小嘴巴，小家碧玉型，认为那才是典型的东方美。并且专门要把皮肤晒成橄榄色，那是旅游色，象征着有钱和富有，又健康又性感。一般中国人认为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才算真正美，一白遮十丑嘛，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审美趣味。所以我很少使用“幸福”二字，有时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幸福？有人吃一顿饱饭觉得是幸福，有人红遍天下，还要死要活的要自杀，幸福的标准不一样，没法说。

我扯远了。关于做母亲，这个重大问题，一直让我犹豫不决，首先怕自己没能力养活，没钱让小孩受良好教育。假如我生出一个小天才。（因为我见过许多母亲都自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比如三个月会说话，一岁会做诗等等。）我怕我生出个小

莫扎特买不起钢琴，毁了小天才，那不是悔恨终生吗？在这么物质化的社会里一切都是用金钱作为代价的，物质造就天才固然不对，但贫困毁灭一个天才易如反掌，使天才不能得到发挥或早早夭折什么的。然后，我又担心对孩子简单粗暴，成为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内疚和不满纠缠在一起，恶性循环，给下一代造成心理障碍。或者象小梦的父母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孝，为自己培养出一个大逆不道的孽子，那又何必呢？每当我去同事家做客，看见那些骄横的独生子女怎样施虐于父母，他们不但要吃父母的时间还要吃父母的精神，我就怕。小梦批判我“理想主义”，其实她并不真正了解我，我本质上是自私的，我不具备献身精神，我不打算为小孩付出我的全部，我怕承担义务，我怕教育不好后代，使他或她变成小流氓，对己对国不利，良心遭到谴责。我反复告诫自己：我既没有那个耐心也没有那个能力，还是趁早打退堂鼓，免得吃不了兜着走。可是做母亲的欲望一天强似一天，也许那是纯生理的。我不能为纯生理去生孩子，我是人，我不是动物。我是有理智的。但我仍是女人，女人的天性就是想成为母亲。当母爱发作时，我真想把任何一个人当做我施予母爱的对象，以表达我想做母亲的刻骨铭心的愿望。尽管我被女性的天性时时折磨着，我仍没有勇气，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这个“准备好”是什么含义上的定义，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才能真的诞生那个“勇气”。

我还没有做母亲，我已经假设出许多可能性和许多母亲的形象，伟大的、渺小的，我徘徊于两者之间举棋不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都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性格，这是我的许多致命弱点之一。一个人有一个致命弱点就够瞧了，我却有那么多伤脑筋的致命弱点，这真是可怕极了。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我总是想的多，做的少，就象我明明知道理想主义是当今最最要不

得的东西，可是每每在关键时刻它就出来做梗，我毫无办法，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什么主义者，我也不知道，这也许就象人们所说的“性格决定命运”罢。天知道。

是的，我被这件事情折磨得相当苦恼，我一想这事，就三天失眠，神情恍惚，犹如大病一场。小梦笑话我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又想传宗接代又想玩现代，不够透彻，四不象。

我看见窗外大雪纷飞，“我舞影凌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借用这句唐诗？洁白又圣洁又压抑？下雪的日子总有一丝伤感和怀旧，孩提时代在眼前晃动，那时我们怎样追逐时光，不在乎时光，整日莺歌燕舞，嘻笑玩耍，什么都不在话下，打雪仗，玩游戏，日子如梭，我怎么这么快就变老了？此刻的雪花苍白而无力在无尽的苍穹之中飞舞着、打着转，显得既无奈又无助，不一会儿工夫地面上就积起一层厚厚的雪绒，有几个乖巧的孩子在他们父母的指点下正在堆雪人，我脑子一下子意识流了，不是成心的，我对文学没什么感觉，迄今为止只读过一本《青春之歌》，读得我声泪俱下，大伤元气。于是，我决定不再随随便便触动感情那根神经，那是一件很伤神的事。今日怎么一下子又滑坡似地回到那个不该回去的时刻，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学会的第一首儿歌，我情不自禁哼起它：

雪人，雪人，我问你，
你怎么生得这副好身体，
不穿衣服不戴帽，
就敢坐在雪地里。

这是母亲为我唱的第一首歌谣。

这个春节过得死阳活气，一点没情绪，我无所事事一人在街上瞎溜达，看见男女老少，川流不息，兴高采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高兴，仅仅就为了莫须有的一天？这般欢天喜地？这般喜气洋洋？因为这样的日子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给每天命名一个名字，让人们天天沉醉在节日的喜悦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自欺欺人？但它的确是我们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时刻它帮助人们起死回生，重新获得生活的希望。它的确身经百战，战无不胜，坚如磐石，“阿Q”精神是不是我们文化里的精髓之一？我无法论证，反正我常在里边自得其乐，今天我却不想要日子，没有日子的日子。我走在街上，面无表情，活象一只丧家犬。其实本来的我，喜欢过年时的鞭炮声，炸它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去旧迎新，岁岁平安，这是我们古老文化传统节目之一，也被莫名其妙地取缔了，这年跟往日没区别，灰秃秃一片，天空中既看不到礼花也听不到爆竹声，我使用了北京小年青最擅长的一句口头禅“真叫没劲”。

其实我早就过了青春骚动期，实在没理由这般伤感，这般情绪低落。这都是没做母亲的缘故，老觉得自己没长大，是对自己自暴自弃的态度。老同学莫莉花这样批评我。她现在一心一意拉扯她的独苗苗，什么都不想，志得意满，红光满面，小日子过得丰富多采，红火热闹，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今天送儿子学画画，明天送儿子学拉小提琴，后天送儿子学电脑，一心一意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大天才。她整日叫喊忙得不得了，我真佩服她的奋斗精神，整天忙忙碌碌，显示出对每一件琐事的无限兴趣，她的精力充沛得直让我望洋兴叹。我不知道我的这种颓废情绪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得到的？我无从考证，无可奉告。

三天不见的小梦理了一种最新潮式发型，出现在我面前，是那种不对称式。这是我的发明，我不知道这个发型应该叫什么名字，左边长过耳垂，右边短得几乎削去头皮。看上去象少了点什么，一只耳朵？一条胳膊？一条腿？都不是。反正不舒服，比例失调，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这种怪诞。我们习惯了对称，不对称就有一种失去平衡的感觉，这个世界就靠平衡维持着。

我觉得她左轻右重一瘸一拐走进我家。

这只是我的感觉而已。

她说：你不错，没有大惊小怪。

我说：我只是没有把它流露出来。

她说：那就够了。

她又说：为了这个头发跟我们家大战一场，险些断绝父女关系。

我说：有那么严重吗？

小梦说：你不知道我爸一辈子谨小慎微，克己复礼才爬到科处级，他勤俭节约闹革命吃梨都不带吐核的，对自己都小气得要命，一只牙刷用了五、六年，你没看见他的洗脸毛巾破了五六个大窟窿还舍不得扔，真叫没治。

我知道小梦说话一贯善于夸张，根本不必认真。

她很激动地表示：我可不能象我爸那么活着，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我得好好享受生活。我爸那一代人苦哈哈一辈子，不值得。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象我爹那种老板迟早要淘汰。我爹视我穿衣服打扮为敌我矛盾水火不相容，犹如你死我活两种不同类型的阶级斗争，掐得死去活来，天天吵架，家无宁日。真快把我折磨死了。

去年夏天流行超短裙加露肚皮紧身衫，小梦穿着露肚脐眼

儿紧身衫性感无比洋洋得意满街乱跑，差点儿没把她爸气得心脏病发作。这次她刚一进门，她爸惊得嘴张得老大停在空中半天没合拢，最后终于忍不住在饭桌上摔了筷子，粗声大气吼叫道：你再打扮成这副鬼模样就从这个家里给我滚出去。小梦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说行啊，我在外面去偷去抢就是被您逼的，因为我家不能回，只好无家可归。革命下一代没有阳光雨露滋润，只好走歪门邪道。我爸最见不得我这副无所谓的脸，扑上来打我，我一溜烟象猫似的蹿出去，上卡拉OK吼两嗓子才不跟他治气哪。不过，我得在你这儿住几天，成吗？等老头气消了我再回去，真是没事找事。她边说边把她的腿高高翘起，放在我们家最值钱的一张桌子上，俨然就是这个家的大爷啦。我喜欢同时讨厌她那股什么都不在乎的劲，这是我所缺少的，一辈子也学不会的东西。我不明白，我们只差六岁就跟差着两个世纪那么遥远，其实我既不古典也不现代，我喜欢混在人群中既不显眼也不被遗忘，呈现灰色调子，就是那种最保险的颜色。于是，我被夹在中间不伦不类，经常遭到小梦批判，她说你这个人绝对成不了大气候，都什么年月了还抱着理想主义不放，这个时代就是理想主义大幻灭的时代，那玩意儿早就过时了，还不趁早改换门庭，实际点。你们所受的理想主义教育是彻头彻尾对某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狂热追求，实践证明了那只是一种空洞的理想而已。如今证明了它的脆弱性，时代大变迁，在物质的大力冲击下，理想主义不堪一击，在这个崩溃过程中，实用主义表现出它强有力的权利，人们对物质充满着某种可怕的欲望，由穷变富是一个极端恐怖的过程，你就记住：穷山恶水出刁民，绝对没错。象你这种人办事还要用良心去衡量，良心值几个钱一斤？如今连公家人做买卖都坑人，全民大拐骗，还有什么道德而言。你别冒傻气地干什么事总是瞻前顾后，前怕

狼后怕虎，事事考虑群众影响，连穿件新裙子都要考虑人家会不会议论你，活的累不累？一点没有自我，你的悲剧就在于你什么都不是。

我就差一点被她说不成是人了。

我从没想到她还是个理论家，说的一套一套的，看不出来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有那么多乌七八糟的玩意，真让我刮目相看。我有时真烦她，真想跟她大吵一架从今后不再理她，可是我无奈于她的嘻皮笑脸她的油嘴滑舌，只好一忍再忍，我也是个被虐狂，活该倒霉，自找苦吃，谁也别说是谁。

一次，我俩上街买菜，她又开始批判我，说我的观念不对，都什么年月了还想靠省钱发财。

我辩解：我没想发财。

她又指出：你尽买些低级食品，吃了只会发胖，只有吃了精饲料人才不会显得那么蠢。懂吗？

她那纤细的小腰在街上扭着，遭来许多男人的回头，小眼溜溜在她身上上下下打量着，她颇为得意，挽着我的膀子，目空一切。一双美丽的亚洲小眼睛盯着我说：现在时髦变了，你看国外有钱人全精瘦精瘦的，吃健康食品，有钱健身。一个幸福鸡蛋比普通鸡蛋贵出去好几倍，你知道什么叫幸福鸡蛋吗？她侧头问我？我呆若木鸡地看着她摇摇头，她说幸福鸡蛋就是不加任何化学成分，老母鸡全吃自然食物下的蛋叫幸福鸡蛋。她的这番解释铿锵有力，无可辩驳。接着她又振振有词：只有穷人才是大胖子，那都是垃圾食品吃多了的缘故，不懂得爱惜自己。

她尖锐的指出：靠嘴里省下的那点钱是绝对发不了财的，你的观念太陈旧，必须更换。

我被她训得一愣一愣。有时我在她面前简直自惭形秽自悲

之极，就象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佬，可是，我的脚一直是踩着柏油马路长大的。

这时，她说她肚子饿，我到厨房去给她煎鸡蛋下面条，特意给她炒了一盘青菜，生怕她说营养不够。等我再走进客厅时，茶几上沙发上地毯上到处扔满了报纸和杂志，我说小梦你别乱扔东西把它收拾好。她说：你把家打扫得象宾馆似的，多没人情味啊。乱，才有生活气息。她这般反唇相讥教训我，我真无话可说。有时我真不明白，我干嘛对她那么好，我应该象她父亲一样现在就把她从这个门里轰出去。我哑口无言低头看着她。她坐在沙发上吃得有滋有味。她一边嚼着鸡蛋一边喝着汤一边翻着杂志说：都是什么鸟人老在报纸杂志上訴苦抱怨，关于文革那点儿破事没完没了，她们怎样受迫害一辈子辛苦，上当受骗遭人欺负，活活一个吃苦受累的弱女子，她们怎么不说她们怎么大红大紫，受利于这个制度，还老觉得所有人都在坑她骗她，自己是全世界最倒霉最不幸的那一个。你说中国人都哪吃错药了？人人把自己打扮成被害者，那谁又是施虐者哪？得意者失意者统治叫苦连天，这世界简直逼得人没活路，天负我也。她突然唱起一首流行歌“什么人哪！什么人哪！”，她那股子天下唯我独尊的优越感真让我不可思议。

她的小脸依然稚嫩天真好看。

某一个傍晚，小梦风风火火走来，脸上冒着粉红色蒸气。

一进门她就嚷嚷道：今晚咱们去听音乐会，为了这两张票我没少跟人挤眉弄眼。她的坦诚既可爱又可恨，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对她的感觉。她的小眼儿亮光光的，我不难想象她当时的骚情嘴脸，这臭美妞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的，我绝不怀疑这一点。

我口是心非地说道：你犯不着这么费心事。

她笑眯眯地盯着我：为了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音乐我才费了这般九牛二虎之力，这个乐队在北京城红透了，是目前最叫响的其中之一，光这个名字就能把你镇翻了“眼镜蛇”，清一色小姐，盖了帽了。她激动得手舞足蹈：今晚是一个非常时刻，我得打扮打扮，你也去换换衣服，打扮体面点，别老跟老妈子似的给我丢人，说着她就一阵风似的钻进她住的那间屋。她说话的口气就象她是我奶奶。里屋传来了天真烂漫的小调：

拉锯扯锯，
奶奶家唱大戏，
唱的什么戏？
唱的牛肉包子夹狗屁。

我真怵，我想什么她就能接上什么，这种电感遥控，从此以后还有秘密可言吗？

我摇摇头，走进厨房先去安排晚饭，等她出来一起吃，总不能饿着肚子去听音乐会。

小梦在里面足足磨蹭了四十多分钟。

我喊道：小梦吃饭了，再不吃飯都凉了。

她在里面应声道：来了，来了。

她出现在里屋的门口，做了一个叉腿亮相动作，我整个傻了：你就穿这身衣服？

她说：那又怎么了？

我说：小梦你也不看看什么天气，就不怕捂出痱子来？她那身打扮真把我吓着了。抹着黑嘴唇，染着黑指甲，她光着脊梁板穿着一件足有一百多个拉链的黑皮夹克，拉链只拉到肚脐

眼之上一寸的位置，两个挺拔的小奶子隐约可见，下身一条超短迷你皮短裙，一双黑丝袜紧裹着她那匀称的腿，脚蹬一双踢死牛的大头黑皮鞋，她的头发乌黑闪亮，脸庞光洁如大理石，黑白反差强烈，恐怕全北京城也找不到这么一号人物了，独树一帜，绝无仅有，非把人吓瘫了不可。

我说：小梦你这身装束我可不敢跟你一起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她说：你不去拉倒，我还真没想到你这家伙这么保守，你知道今晚是什么场合吗？妖魔鬼怪、本地名流、乌合之众通通要在那儿一展雄姿，我这算什么，小巫见大巫。本来我想让你见见世面没想到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狗肉上不了席案。

我几乎被小梦骂了个狗血喷头。

停顿片刻，小梦回过头望着我：你哪？

我老老实实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白底天蓝点连衣裙，走进洗手间，换上衣服洗了脸，略饰脂粉，梳理了头发，偷偷在嘴唇上来了点淡红色唇膏，在镜子里暗暗审视了一下自己，觉得还说过得去。跟小梦这种刁顽之辈一起出门必须得刻意打扮一番，否则又得遭来呵斥。

我自以为是走进客厅，小梦正翘着二郎腿东张西望一副百无聊赖的嘴脸。我本以为小梦会大大表扬我一番，谁想到她一看见我走进来就连连摇头：你就这身打扮，太土了。不成，不成。她如审判官似地残酷对待我。她说人穿衣打扮要体现个性，你这样太大众化了，何止大众化，简直是平庸。来来来，让我来给你设计一下。她径直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只见她的眼睛象雷达似的在我的衣橱里上下左右扫描一气，她迅速伸手取出一件柞蚕丝无领无袖翠绿色直筒长袍，她说你穿上试试。

我急了：小梦，这可万万使不得，这是我多年前三块钱买